

你是不是激情不再的橡皮人?

橡皮人

中国仍在急行军。
经济持续高涨的背景下,许多人激情不再。“橡皮人”,始于王朔1986年发表的小说,作为一种社会人格,24年后的今天,它卷土重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变成无梦、无趣、无趣的“橡皮人”。
梦破、梦醒或梦圆了,回到现实,所以无梦。伤痛太多、太重、太深了,已经麻木,反而无梦。生活过得艰难、单调、自我,日复一日,变得无趣。
成功主义、阶层板结、价值偶像的缺失,共同制造了“橡皮人”。他们沦为打酱油的局外人,相继遭遇职业枯竭、才智枯竭、动力枯竭、价值枯竭,最终情感也枯竭。
国家愿景始终如一,社会共识已现分歧,个人希望载沉载浮。我们寄望于重新摆正社会的天平,使“橡皮人”找回梦想、痛感和生趣,成为情感饱满的新鲜人。

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你想寻找一个名字叫做“橡皮人”的人。
他总是坐在会议圆桌的10点钟方向,因为这个位置既不显眼也不担心被提问;他在MSN上的头像总是忙碌,因为正忙于在找不到开心的开心网偷菜;他总是一个人在茶水间抽烟,因为此时他的工作座椅正响个不休。
他早晨可以准时起床,但感觉像一晚上没睡般疲乏;他和所有人一样善良,但从不见义勇为,连围观群众也不会去做;他不是无情无义,但从不让座;他拥有一颗温柔的心,但在致电父母时找不到语言;他有些孤独,但坚信沉默是金;他洞悉情趣的学问,但连送宠物回家都叫快递公司;他不是不渴望爱情,但连结婚都懒。
橡皮人没有病,只是心很累。为了不会不开心,他连快乐都不要了。他的形象模糊,有时隐藏在这个时代的人潮之中,有时就在每个人的镜子里——他面无表情地塞在拥挤的电梯中,他不起眼地混入地铁站汹涌的人潮中,他默默地站在斑马线前等待通过的整齐队伍中,他疲惫地沉睡在午夜依然满员的公交车座位上……他活在这个社会的潜规则之中,活在职场的金科玉律之中,活在世故的熟人社会之中,活在阶层板结的崛起大国之中,活在周遭变化速度让人皮肤都感到麻木的国度之中。
橡皮人似乎就是你自己,也许亦是所有人。皆因橡皮人患上了一种叫做没有感觉的

病,和你的病一模一样。

从《橡皮人》到“橡皮白领”

王朔写过小说《橡皮人》,说的是一群自我迷失的都市年轻人,一个“行尸走肉、寡廉鲜耻、没有血肉、没有情感、丧失了精神生活”的群体。他们一如工艺品,“被高高在上的观赏者轮流捏拿玩弄,被生活的泥匠用压力捏成各种形态”。
今时今日,这个词变成了“橡皮白领”。这个词的注解:“他们没有神经,没有痛感,没有效率,没有反应。整个人犹如橡皮做成的,是不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和意见、对批评表扬无所谓、没有耻辱和荣誉感的人。”

美国作家格林写过小说《一个枯竭的案例》,讲一个建筑师功名成就后身心俱疲,最后只有逃到非洲森林。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随后提出了“职业枯竭”(job burn out),一种和“橡皮人”类似的病症——情绪枯竭、才智枯竭、生理枯竭、价值枯竭,既去人性化,也无成就感。

橡皮人站在“有闲有钱有知识”的社会优等生的对立面,在中国,这些无梦、无趣亦无痛的城市生物,正形成一个庞大群体——先有《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70%的被调查者出现工作倦怠;再有《中国翰德就业报告》,57%的被调查公司表示职业枯竭情况加重。有心理学家发表观点,以前一个中国人工作十多年才枯竭,现在经常一两年就枯竭了——全因现代社会的流水线模式提高了效率,却降低了人的成就感。

橡皮人可以在如下职业中寻找:医生、银行员、程序员、教师、记者、交警、公务员、演员、出租车司机——按照心理学家分析,他们要么已习惯无需分享的孤独工作,要么上升空间有限,要么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在日复一日间消磨了斗志,换来的是挥之不去的空虚感。

橡皮人可以在如下城市中寻找:根据一份12省市工作倦怠指数调查,对工作感到厌倦城市排名是天津、四川、重庆、上海、辽宁、湖北、广东、福建、江

苏、北京、浙江、山东——中国城市的性格、发展速度、文化生态改变的不仅是GDP与CPI,还在改变小职员的幸福指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在最近30年,一下子就是一个时代。橡皮人不是淡定,只是漠然。疲惫不堪的他们如同王家卫电影里的人物,对新事物的出现与消亡见怪不怪,对原则与信仰实属朝三暮四。在“急”之中国,他们视淡漠为生活之禅。

这是一个现实——英国超市正热销“情绪食品”,人们靠吃含有氨基酸的食物来放松心情;中国的大城市出现心灵超市,销售写有“快乐”、“安全感”等各种情绪的空瓶子。崔健过去说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到今天,你连情绪都要到超市购买。

这是一个现实的寓言——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主人公巴托比是一位抄写员,他日以继夜不停地

抄写文件,拒绝任何变化与沟通,不论人家要他做什么,他只是不停地重复说“我宁愿选择不”,到最后甚至拒绝进食,结果饿死了。

这也是一个悲剧——既有《杜拉拉升职记》教你如何百忍成金,又有成功学教你如何体面对话,还有中国的“酱缸”传统教你如何口是心非。到最后,你发现说真话容易犯错,便不再说话;你发现愤怒、轻视与得意时都会影响人际关系,便省略表情;你发现手舞足蹈会影响形象,便不再做任何夸张动作——你终于活得如同一部人类学行为规范,去掉了表情,隐藏了情绪,不带一丝人气,成了橡皮人。

无梦时代的生活艺术

一位家庭教师这样抱怨他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考试之前,她对老师面无表情,直至考试成绩公布,发现老师有用,分数提高,才对他热络起来。林语堂说,中国人是世界最现实化的民族,并且对中国人作了成分分析:四份现实+一份梦想+三份幽默感+三份敏感=中国人。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有基督教团体对香港人做调查,发现20岁以下的年轻人还将家庭放在第一位,追求梦想放在第二位;但一到40岁至50岁的年龄组别,家庭还是第一位,但追求梦想已经放到了最后一位。

中国人日益病重,连国学书籍《儒家修身九讲》都在煽情:“当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心灵上班,带着深刻的焦虑下班,感情、婚姻、家庭、事业、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哀叹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时,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教会我们一门生活的艺术,让我们从小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把握正确的生活方向,创造精神的幸福和快乐?”

林语堂倒是写过《生活的艺术》,说过“中国的哲学家:”“他把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睁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该走的道路。”

橡皮人

无梦年代的无痛与无趣



无梦、无痛、无趣的橡皮人

新闻时评

有一种荒诞叫“因公牺牲”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午休期间上厕所摔倒死亡算不算“因公牺牲”?近日,四川泸州市江阳区黄叙镇党政办工作人员朱继宏,午休期间在厕所摔倒,抢救无效死亡,被认定为“因公牺牲”后引发争议。黄叙镇政府负责人表示:朱继宏系在周六加班午期间,不慎摔倒后引发颅内出血死亡,认定为“因公牺牲”符合相关规定。

古人把上厕所称为“出恭”,所以如果我们说朱继宏是“因公牺牲”,应该不会有争议。这四个字准确交代了事件的起因和结果,本来非常简单的一起意外死亡事件,因朱继宏所在单位对其的偏袒和爱护,而激起了众怒。公众为什么愤怒,想来还是有原因的。

首先,从常识上判断,因公牺牲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1.在工作时间内,2.死亡原因是由工作引起的。现在黄叙镇政府认定朱继宏为“因公牺牲”,只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即朱继宏是在加班午期间不慎摔倒后死亡的。但死亡原因,却与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类似的案例此前媒体多有报道,比如去年底,深圳一名警长参加应酬,席间喝了大量洋酒醉死,最终醉酒身亡。随后,这位醉卧酒场的警长不仅被认定为“因公牺牲”,还被评为了烈士。对此,交警部门的解释是,之所以上因公牺牲和烈士,主要是想从名誉上弥补他,为家属多争取抚恤。再比如,2000年的时候,安徽省东至县原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长江某到合肥出差期间嫖娼,因费用与发票问题和三陪女发生争吵,被三陪女的男友刺死,最后江某却被认定为“因公出差,以身殉职”。与他们相比,朱继宏恐怕算是死得“伟大的”了!

其次,作为公民,同样是意外死亡,公职人员与平民百姓的境遇相差悬殊,最终导致同命不同价,在情感上让人难以接受。7月26日,央视《今日说法》做了一期节目,探讨“火车算个啥东西”。为什么要研究火车?因为南京铁路部门一名职工在下班途中被火车撞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应该享受工伤待遇。可南京劳动主管部门却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火车不是机动车,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结果,官司一打就是5年,尽管这名职工最终获得了“工伤认定”,家属也得到了宽慰,但个别执法者在这起事件中的冷漠和刁难,却深深伤害并辜负了公众的信任。

将心比心,也就不难理解公众为何对朱继宏被认定为“因公牺牲”如此反感和愤怒了。而且不论“上厕所摔死”算不算“因公牺牲”,假如这个倒霉的不是朱继宏,而是机关里的清道工,这名清道工最后被认定为“工伤”的概率有多大呢?能获得多少补偿呢?人生而平等,为何在授予荣誉的问题上,在死得伟大与卑微的问题上,竟因人而异了呢?

朱继宏只有29岁,青年才俊,死得惋惜。公众之所以对其“因公牺牲”不满,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那些斑驳驳驳的丑闻,早已超出大众的想象,因此才“不惮以最坏的恶想来推测”。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也许这个诚恳的青年和我们一样,并不认同“因公牺牲”这个说法,这不过是有关部门的一厢情愿和思维定势罢了。刘翰

他们毁坏古迹的胆气从何而来

在很多地方,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可就这不多的文化遗产,还有人不在忙着毁坏。安徽泗县是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但这个县最近爆出一桩“丑闻”:为开发房地产,将有近千年历史的释迦寺毁坏,原址通过竞价拍卖,成当地“地王”。(8月17日《新京报》)

“闹时争名人,忙来毁故里”。这已成为本土的一个特有现象。地方官员争名人的冲动源自于争利益的冲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毁故里的冲动同样来自于利益冲动。释迦寺建于北宋年间,像一棵根深叶茂的文化之树,它都900多岁了。据当地县志记载,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曾在该寺住宿,并留下诗作。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以释迦命

名的寺庙,它一直是泗县百姓引以为荣的历史人文古迹。900余年,多少朝代更迭,历经兵燹战火,风吹雨打,也不曾被毁坏,到今天,有人以开发建设的名义,彻底毁掉了它。

说来是个讽刺,是个黑色笑话,毁坏释迦寺的事发生在在一个所谓文化先进县。文化,在此一事件中连块遮羞布也不是了。毁坏文化古迹,在本土也算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了。它应算是怎样的一种文化与传统?命名一下,大概要算作文化秩序混乱后,一种“破旧立新”式的劣质文化与传统。可以说,一地的文物古迹是一地的历史与文化的血脉所在,毁灭之,形态性的东西都

没有了,历史与文化的种种说法就将失去依据。毁灭文物古迹,还是在毁坏人们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不但是文化古迹,本土的历史文化记忆也残缺不全,所剩不多了。失去历史文化记忆,人们将永难踏上回归精神家园之路。

传承历史文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可传承的实物形态。没有实物形态佐证,人们极易陷入文化虚幻之中。像释迦寺这样的文化遗存,这样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一次性的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毁掉了,就是永久性的。开发商与官员共谋,随心所欲,什么都敢拆,什么都敢毁,此种行为谁来制止?他们都是些不怕遭天谴的人,可他们蔑视现行法律的胆气从何而来?要是有刑法伺候,他们也无所畏惧吗? 今语

土地开发因何只有暴利没有风险

最近一份全国有1457宗闲置土地的“黑名单”被披露。对此,各地有遮掩有坦诚,但是否能真正清理闲置土地,进而能够控制房价,是颇成问题的。

自国家宏观调控楼市以来,出台政策不算少,加上以往的一些政策,房价应该有所回落。譬如,几年前国家曾出台一个土地闲置两年无偿收回令,一连串楼市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楼市交易少了,开发商资金回笼少了,银行收紧银根,开发商融资难了,如果土地闲置两年无偿收回的政策得到严格执行,无疑将掐断一部分开发商的资金链,再坚挺的房价也得下跌。可是今年7月的全国大中城市房价竟然同比上涨10.3%。看来,那些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起码土地闲置两年无偿收回的政策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开发商囤积闲置土地有他们的利益所在。据测算,所有披露的1457宗闲置土地的合同价款只有256亿元,如果容积率为1的话,楼面地价只有256元/平方米。以目前京沪穗深的土地均在万元之上,即使一些二三线城市也要在几千元。这些闲置土地在十年甚至十年不到的时期内涨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此高利润的生意哪里去找?

不过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过高的房价之上的。现在清理闲置土地就是要打破这样的利益链条。但是,目前的清理能不能打破呢?很难。首先,目前的土地闲置分成两种,一种是因为政府原因,还有一种是企业原因。政府原因的约占全部闲置土地的一半以上。毫无疑问这部分闲置土地政府是不能无偿收回的,因此对开发商来说是毫发无损的。

剩下不到一半的企业原因的闲置土地能否无偿收回?也难。闲置土地早已超过两年,在政府督促帮助下总算开工的土地,自然是不可能再无偿收回了。因此,在这方面开发商只有赚头而无损失。

那么被收回闲置土地超过两年的开发商是否真受到损失呢?恐怕少之又少。土地闲置两年无偿收回的政策已经出台近三年了,但具体规定土地出让付款细则出台只有半年不到,它规定: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最迟付款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因此当时许多拿地企业其实是没付款的。

即使使用自己的钱拿地的,许多企业拿的也不是自己的钱,例如北京顺义区土地给自己的下属公司大地地产,大地地产拿地后直至被收回,一直没付过钱;再譬如上海江桥镇拍地,拍地的政府居然借钱给开发商来拍地。拿地后一直拖得不付款,直至整好地盖起楼开始出售才付土地款的开发商,全国不知有多少。

即使使用自己的钱拿地的,土地闲置超过两年而被收回的,据我们所知也几乎没有无偿收回的,开发商多半能够拿回自己的钱。现在上海已有15幅闲置土地已收回或已启动收回程序,没收还是退回开发商拿地的钱,或者压根儿当初开发商就根本没怎么付钱?一切我们不得而知。

不严格执行已有政策,土地开发变成只有暴利而无风险的行当,那么很难指望清理闲置土地来使房价回落。 郁慕潜

打倒“神医”易 回答“该信谁”难

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住持李一,如今正被广泛质疑。他曾宣传成养生专家、学问大师,号称有3万弟子,现在却被曝光其履历和“神通”多有虚假。8月14日,李一的弟子到有关部门举报他涉嫌强奸等不法行为,15日,重庆警方介入调查。(《京华时报》8月17日)

李一很出名。据说马云、王菲以及她那具有蜡笔小新声音的靖哥哥,都是他的门下。但是,他的出名却是以特异功能的行骗手段来完成的。所以,打倒李一,对于一些部门来讲是义不容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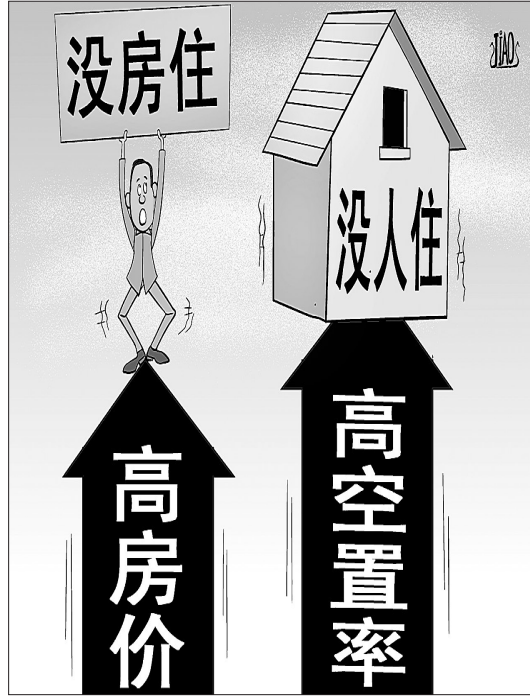
一方面,打倒江湖骗子,破除社会迷信;另一方面,还老百姓一个干净的看着空间,就是所谓的净化社会空气。再加上,李一道士身为出家之人,还不怎么检点,和多名女弟子有不正当关系,打倒“江湖骗子”的同时,还可以顺便“反三俗”,可谓一箭三雕。

在“强奸罪”的名义下,相信李一也没什么蹦跶的兴头了,继而,他可能退出我们所有人的视野。只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科技文明、法治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老百姓总喜欢相信“江湖骗子”呢?为什么我们周边的“神医”、“神道”总像“打地鼠”游戏一样,打完一个又冒出一个?用什么方法,才能根除江湖

骗子呢?果真是因为我国民众愚昧、热爱迷信,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民智未开”吗?

面对养生,我们该信谁?根本上讲,我们该信现代医学,该信“人民日报”,更该信时下比较热议的新医改,但是,现实的境遇却是,公众基本上不选择信以上三者。究其原因,不过是“看病贵”“看病难”六个字。具体说来主要是,我们是该信大医院,可老百姓手里的钱不让我们信大医院,于是我们只能信“吃绿豆”“吃茄子”;我们是该信小医院,可把时间都花在排队、排号上的患者,就会感觉还不如找个“民间方士”、“民间术士”瞧瞧气色;我们是该信发达的医学科技,可医疗设备过于集中、过于垄断,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相信廉价一点的“江湖骗子”也就成了一种可行性选择。

“江湖骗子”一个一个被击倒了,但滋生“江湖骗子”的土壤仍然存在。而且,土地肥沃,阳光、水分充足。从这个角度讲,回答公众在医疗卫生问题中的“该信谁”命题,远远要比打倒李一更重要。“该信谁”的问题解决不了,李一就绝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还可能会出现李二、李三、李四…… 王传涛



房子,房子!

一场由“空置房”引发的“口水战”仍在持续,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产处处长赵路兴表示,如果已售房屋的空置率高,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说明房地产市场投资过多,投机过多,说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不是真正的自住需求,但将投资或投机行为认定为高房价的直接原因,这并不准确。一般来说,高的空置率会带来房价和租金的上涨。如果空置的房子大多投入到租赁市场,那么租房的价格就下来,从而也会导致一手市场上的房价下降。 焦海洋/图